▲長號演奏家郭錚將演奏情感豐富的樂曲《色彩》

▼蔡立德將演奏輕快搖擺的《簡短樂句》

長號及爵士鼓演奏家獻藝

【本報訊】「香港青年管樂團周年音樂會——璀璨管樂譜色彩」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七時三十分在葵青劇院演藝廳舉行。香港青年管樂團將與長號演奏家郭錚及爵士鼓演奏家蔡立德合作，分別演繹情感豐富的樂曲《色彩》及輕快搖擺的《簡短樂句》。樂團還會演奏多首不同風格的作品，其中有反傳統的進行曲、流行曲及日本動畫原聲配樂等。音樂會由白榮亨、李星雲、陳佩玲、區慧思及蘇漢濤擔任指揮，香港兒童管樂團亦會參與演出。

長號演奏家郭錚，五歲隨父親學習音樂，十二歲學習長號，師從中國國家交響樂團長號演奏家郭浩。一九九三年任江蘇省交響樂團長號首席，一九九七年加盟廣州交響樂團，二〇〇〇年獲香港演藝學院「友誼社海外獎學金」最高獎賞金在香港演藝學院學習。郭錚現爲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副教授。在本次音樂會他將演繹阿貝蒙的《色彩》，樂曲創作靈感源自作曲家對黃、紅、藍、綠四種顏色所產生的不同情感。豐富多彩的長號音色由長號獨奏部分以不同音域盡情發揮，而管樂團靈活多變的音色亦爲樂曲增添迷人光彩。

客席爵士鼓獨奏蔡立德演奏的《簡短樂句》，由輕快搖擺樂、中速的重搖擺樂和富非洲古巴風格的終曲所組成。此曲令管樂團成爲由獨奏爵士鼓手帶領的大型爵士樂團，而曲中的華彩樂段，讓獨奏爵士鼓手與樂團敲擊樂部分以對答形式即興合奏。

樂團演奏的樂曲還有麥凱的反傳統進行曲《賽瑟斯》，阿諾德的《四首蘇格蘭舞曲》，「約翰泰斯露天劇場演奏會」中的歌曲《花園城市》、《康斯塔》、《爲動物而建的道路》、《四月之歌》及《巴塞隆納》，而「久石讓動畫音樂雜錦」則有動畫片《天空之城》的「載着你」，動畫片《風之谷》的「鳥人」，動畫片《飛天紅豬俠》的「一去不返的日子」，動畫片《龍貓》的「風之通道」，以及選自電影《風流寡婦》的「維麗亞之歌」及「碧血長天」的樂曲等。

音樂會門票現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查詢可電二七九六七五三七／二五八二五三一一，或瀏覽網址 www.lcsd.gov.hk/musicoffice。

與羅馬歌劇院簽協議謀共贏
穗大劇院引進意大利經典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九日電】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廣州大劇院選擇了歌劇《圖蘭朵》作爲自己的開幕大劇。開幕一年來，廣州大劇院共奉上了二百七十四場演出，其中國際演出佔了總演出場數的百分之六十。爲了引進更多意大利藝術經典，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廣州大劇院今天與羅馬歌劇院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攜手促進歌劇藝術在中國的普及發展和中國文化藝術在意大利的推廣。

劇院發展座談會暨廣州大劇院、羅馬歌劇院戰略合作簽約儀式今天在廣州舉行，包括羅馬歌劇院、廣州大劇院、上海大寧劇院、香港文化中心、澳門文化中心等國內外一線劇院與會，共同探討劇院發展新模式，交流劇院經營的經驗。

演《托斯卡》慶一周年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董事長、廣州大劇院院長張宇在致辭中表示，廣州大劇院與羅馬歌劇院的戰略合作將使雙方互利共贏，全球劇院發展座談，讓各地演藝市場發揮出更大的吸引力和引導力，充分利用各地的文化資源，對促進文化市場繁榮、推動兩地文化建設起到積極作用。

作爲周年慶典主要活動，《托斯卡》正是廣州大劇院與羅馬歌劇院強強聯手的首次嘗試。根據協議，未來廣州大劇院與羅馬歌劇院將共同在劇院管理的演出項目營運、舞台技術管理、藝術普及教育、文化交流合作等領域，實現資源共享、信息互動、合作互利，互爲對方提供便利合作條件和環境；定期舉辦中意歌劇藝術高峰論壇，搭建藝術家交流平台，擇期互訪學習，交流合作意向，聯合製作歌劇等，在促進歌劇藝術在中國的普及發展和中國文化藝術在意大利的推廣方面發揮作用。

被張宇稱爲「意大利雷鋒」的羅馬歌劇院首席導演毛里齊奧・迪・馬蒂亞表示，劇場不僅是一棟建築，還是廣州的文化中心，在這裡能感受到廣州文化脈搏的跳動。此次前來導演《托斯卡》，馬蒂亞在與廣州大劇院的年輕團隊幾個星期的合作中，被其表現出來的活力所感動，未來他希望還有更多的機會，與內地及港澳的同行合作。

辦大劇院周年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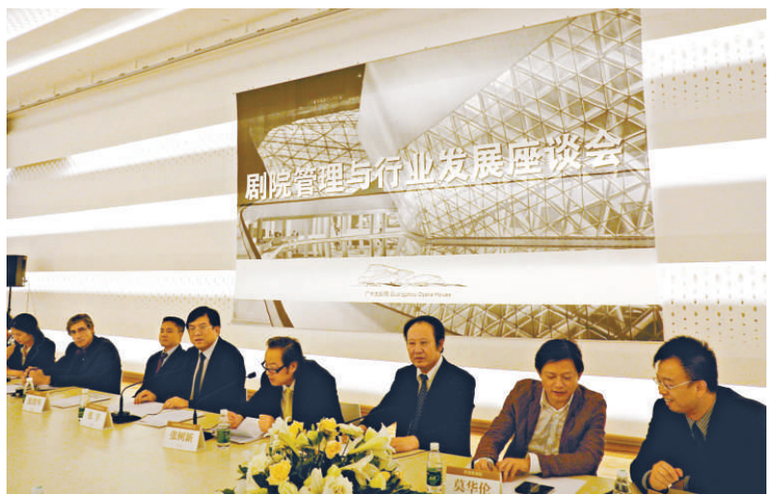
在廣州大劇院版《托斯卡》中，世界著名香港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與澳門樂團都參與演出，得到行內專家的肯定認可，讓他們感到興奮，親身感受過內地劇場的高水平硬件後，他們表示是對港澳歌劇發展的一種鞭策。

爲了更好回顧一年開拓歷程，讓觀衆深入了解劇院發展，廣州大劇院周年展今天開幕，大批珍貴的圖片和實物資料，從劇院建築、多元藝術、大師風采、國際舞台篇、藝術成果等方面，見證劇院周歲的成果。

▲廣州大劇院藝術總監徐民奇與羅馬歌劇院首席導演毛里齊奧・迪・馬蒂亞代表簽訂合作協議 本報攝

▲廣州市文廣新局副局長張潤華（左一）、廣州大劇院院長張宇（中）與意大利駐廣州總領事米儒意共同為展覽剪綵 本報攝

◀《托斯卡》劇照



◀劇院發展座談會暨廣州大劇院、羅馬歌劇院戰略合作簽約儀式現場 本報攝

小公園

責任編輯：李 淼

和諧號上

雲家洛

往返深圳與廣州的和諧號上，有一等二等之分。兩種車廂外觀分別不大，常有乘客有意無意間走到一等車廂佔座。

這天在中途站石龍，一對母子上車，坐進一等車廂。兩人鄉音甚濃，衣着亦很土，兒子才十歲左右，坐在車上出奇興奮，似甚少出門。遇上乘務員查票，母親恍然大悟，笑說不知這是一等車廂，只買了二等車票，但隨即在口袋裡掏出十元補票，手續數秒之間完成。待乘務員離去，母親向兒子解釋，他們坐錯了車廂，所以要補票，說罷繼續欣賞窗外風景，母子倆看起來很樸實，完全不是故意逃票。

乘務員繼續查票，前面車廂有幾位年輕男女，全部沒有買一等票，其中二人拒絕補票，又拒絕離座回到二等車廂，爭論起來。同一時間，另一對男女把握機會，攝手攝腳離座，偷偷地坐到我眼前的空椅子上，背着遠處的乘務員。這裡仍是一等車廂。

眼前兩位新一代，大約二十來歲，女的衣着光鮮，拿着新款手機，但化妝的粉底有點太厚。坐在位子上，男的懶洋洋，女的卻很緊張，不時偷偷站起來，回望乘務員的去向。她不停張望，緊張了十分鐘，乘務員終於解決了補票問題，在車廂回頭走，女的急忙坐下，睜大眼睛，望着窗外，一動不敢動。乘務員不察，就走過了，女的才鬆一口氣，面露歡欣笑容，爲省下了十元，佔了便宜，高興得很。這故事沒什麼，就是令人有點感嘆。

舊書淘寶兩條件

阿 濃

大規模的舊書店放置了論萬本的舊書，我知道其中定有難得的珍本。可是爲了節省時間和地方，老闆只是胡亂堆放着。或許起初不是這樣的，你還可以發覺書架上仍有類別可尋。可是後來舊書越收越多，地板上都放滿了。收進來時老闆只是隨便給個價錢，像廢紙回收似的買進來。他也沒有時間去細看和鑑定，買書的把書拿給他看，他瞟一眼也是隨便說個價。

這樣的舊書店就是淘寶的好地方，只要你有時間，天天去翻翻，不出一個月，就可以掌握大致情況。甚至比老闆還要清楚。你更可以知道那些是新收進來的，你就成爲第一批淘寶客。

因此淘寶的第一個條件是有空閒時間，退休人士的最佳消遣之一。第二個條件便是知識了。對版本、印刷、紙張、歷史、文壇認識越多越能發現珍本。一些古本、絕版書、初版書、簽名本、名人藏本都有可能被你發掘出來。倒不是爲了可以大大賺一筆，那滿足感才是最好的回報。

可惜在香港這樣的舊書店基本絕跡。溫哥華卻有好幾間，不過都是英文書。內子往社區中心游泳，我陪她去，那裡長期有人家捐出的舊書出售，每本一元，我已買進數十本了。

盧辛・卡爾

王 渝

誰是盧辛・卡爾？一般讀者可能對他感到陌生。但是提起「垮掉的一代」好多人卻耳熟能詳，聯想起金斯堡、凱魯亞克和伯羅斯，以及他們驚世駭俗的言行和文學創作。金斯堡的詩篇《嚎叫》；凱魯亞克的小說《在路上》；伯羅斯的小說《裸體午餐》等，至今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作品。卡爾和他們一同成爲「垮掉的一代」的奠基人。不同的是卡爾沒寫過詩，也沒寫過小說。這個沒有文學作品的人，卻在他們當中扮演了繆斯的角色。由於他的牽引，金斯堡、伯羅斯、凱魯亞克，還有卡薩迪等人才走到了一塊，逐漸形成了「垮掉的一代」這個群落。

卡爾酷愛閱讀，學養深厚，涉獵之廣包括文學、音樂和美術，所以圍繞他身邊的友人也是各色各樣。是他，把金斯堡帶進當時克林維治村那些波希米亞族的圈子。是他，鼓勵金斯堡等人創作，評說他們的作品，幫助他們拓展視野。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蘭波的作品以簡練奧秘著稱。卡爾將蘭波的作品介紹給金斯堡，對金斯堡後來的詩創作發生極大的影響。而他介紹給凱魯亞克的則是葉芝帶神秘色彩的作品，以及後來影響他寫作《在路上》所用的自發性散文體。

有評論家說，卡爾是一隻文壇上的獅子，只是不曾發出吼聲。

照片張力

舒 非

美國海豹特擊隊深入巴基斯坦殺死拉登，最震撼的照片莫過於白宮發出的那三張。三張的主角都是奧巴馬。一張有很多人，都是殺拉登的主謀。唯一的女人是希拉里，她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這是女人才會做的動作。所有的人都異常緊張，但最緊張的是奧巴馬。

有一張照片拍得非常好，奧巴馬的側面，手握下巴，卻很清楚看到眼神。眼神裡內容實在太多了。凝重、擔憂、眉頭緊鎖、千鈞一髮，而且，眼中有淚光，那是極度緊張的表情。緊張的事情當然非常多，只可取勝不可失敗是其一，會發生什麼節外生枝的事完全不可預料是其二，特擊隊員的安危是其三，遇到怎樣的反抗也無法預料是其四，還有很多秘密，我們是不懂的……

另外一張，奧巴馬的背影，外套張開，像蝙蝠俠，面對一衆白宮官員。這一張有點黑社會的味道，正在部署一項暗殺陰謀。

這樣的照片，任你寫多少文字也無法相比。照片裡的容量太大了，一目了然，文字隨即變得軟弱無力。

我是用文字的人。文字書寫當然有它優勝的地方，但是也有不足。好像前面說的那三張照片，一瞬間已經裝下千言萬語，文字就不可能做得到了。假如文學作品只是描寫景物，沒有帶出什麼信息，描寫得再美也不如一張照片，就吸引不了讀者了。

問個不休

黃子程

「香港書獎」第四屆，仍見本人名字——做義工，沒退休的日期。

此間有報紙說：「書獎」今年料再掀罵戰！書獎之設，每人總有一個看法，諸方互陳己見，誰說得服人而已，罵戰是言重了。

想「書獎」前身，爲「十大好書」，或「名人的十大」——是純粹的好書推介，不過賣的是名人或傑出人士心目中的好書。有識之士一般都不會開出書目，頂多一句：開卷有益就是，爲人開列書單可以說是誤人子弟、裡面有各種不同的誤。

不過，私下的開列書目，很多人還是薪火相傳的。至少，在下應老友之請，不時也得爲其子弟開列書目，情形就如同中醫開補品——補讀書之不足、語文之不足、文化之不足等等。

至於向我索書的朋友，偶爾問及我的新作。慚愧，自從少寫專欄後，我的雜文已再不剪存，亦難有人會將之結集，新作幾乎是空白。但對朋友索書之求，卻不宜拒人千里，故購有幾本心愛的書，以備不時之需，近日更以「花生漫畫」作爲贈書行列，可見書目這回事，我還是逃離不開：我用來送贈的書，也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書。我喜愛，也願他人喜愛，是以一個小小的書目，還是存於我心的。

這如同電影的「十大」，我心愛書之「十大」，以至文學中的「十大」，雜文中的「十大」，永遠揮之不去。是的，每人的至愛，究竟是哪一本書？永遠會問個不休。

對峙情緒

關 平

我從來都感覺不到香港有一股對新來港移民排斥的情緒。不過，看近月來因特區政府特別派發每人六千元給香港永久居民帶來的反響，例如，有年輕一代市民通過網絡組織團體，要求維護永久居民利益，指摘新來港移民帶來歪風，分享成果；也有新來港移民發動上街，要求得享永久居民的福利，兩者互相對峙。

近年來興起的一群八十後活躍人士，好像對香港過往的歷史無甚認識。指摘新來港移民分享成果的年輕市民好像都不曉得，香港基本上是個由外來移民組成的城市，就算八十後一代都是在香港出生，他們的父母親起碼一半以上是從中國內地移居來港的。如果他們對新來港移民坐享其成的指摘成立的話，他們自己的父母親也許就曾經是其中一員。現時香港的所謂新來港移民中，佔了絕大多數是香港居民的內地配偶。就算這些新移民不曾對香港有過貢獻，他們的配偶卻是一手一腳建設起這個城市的勞動者。而且，除了極少數例外，新來港移民要居港七年才能享受公屋、綜援等社會福利。

我也是內地出生，六歲才跟母親來港的外來移民。我這一代香港居民之中，一半以上有與我類似的適應新社會的掙扎經驗，了解其中悽酸，覺得新來港移民更需要同情和幫助，看見新一代對新移民排斥，特別感到痛心。

畢竟是個女人

葉特生

女性進軍企業和政治，商界政界的女強人也愈來愈多。女性抬頭，有個過程，也許是天生角色限制入行容易，要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還是有相當難度。

社會普遍對女性掌權有意見，這點可經由教育成風氣開明漸漸解決；但對於女性天生的角色限制，難以解決。女性持家，養兒育女，懷孕出於天然，母愛也出於天然，創事業到若干地步，不管多大需要，也比不過結婚育幼的需要，自然會在事業與家庭作取捨。

社會爲尊重女性，產假長又照舊發薪，對一個掌舵人來說，懷孕了，公司怎付得起這代價？董事會在衡量掌舵人時，免不了捨女取男，好像不公平，也是無可奈何。

以台灣政壇爲例：雖經過民進黨綠色執政，又到如今國民黨重掌政權，女性與權力圈子的關係，始終處在邊緣。地方民代的激烈選舉中，比例上也極少有女性高票當選。

最終出線的，若不是單身未婚，就是有男性行事風格氣魄，即是說，要像個男的，才有機會當選。

當初紅衫軍街頭反扁聲勢最頂峰時，即使平日魄力十足的呂秀蓮，有人鼓動她揭竿而起「取代阿扁」成爲領導人與政軍權力統帥，呂秀蓮也坦承心中充滿畏懼。她怕的不是才具不足以任事，而是怕社會深層的傳統文化容不下她。

同樣的情景到了現今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身上。她是與馬英九競選對決時最有勝算的人，聲勢炒得如日中天，但「打贏對手」與「被女人領導」，始終是兩個不同層面的議題，觸動着支持者的不同價值心態。

由一位女性統領政權，連美國的希拉里也曾敗下陣來，蔡英文？時機成熟了嗎？再厲害，她畢竟是個女人！

哪兒來那麼些「家」

姍 而

一名理工院校畢業的年輕人被問高就何職，答曰「我是科學家」。其實他在實驗室工作，只是科學工作者，離「科學家」還遠着呢。相信年輕人自稱「科學家」並非沽名釣譽，他只是受香港中文教育及使用環境影響，未能正確地遣詞造句。

近日香港忽然多了許多「藝術家」。因房地產市場租金飆升，當初得益於政府利用工廈發展創意產業政策而入租的租戶感到壓力，集會抗議。他們多從事與藝術有關的工作：繪畫、設計、時裝……媒體報道時都說「一群藝術家集會抗議」，接受訪問出現在鏡頭前的年輕人，話都說不清楚，也被冠以「藝術家」。

這「家」也當得太容易了吧？這些租戶大多很年輕，也許剛起步從事與藝術沾邊的工作，他們當中日後也許會出幾名「藝術家」，但大多只能是「藝匠」。就如教師中會出教育家，工程技術員中會出工程師，舞者中會有舞蹈家，演員中會有表演家，文字工作者中會產生作家……但「家」一定只是少數或極少數，指的是這一行中思想和專業成就都達到某一高度的專家。

現在寫稿的都是年輕人，他們接受的中文教育狀況誠如上文那位「科學家」，所以他們筆下出現大批「藝術家」便不奇怪了。倒是也有知錯就改的勇者，上午還報的是「藝術家」，晚上已更正爲「藝術工作者」，想來是從批評中學到了一個正確的中文詞。